

玻璃上的雨水

□ 鲍尔吉·原野

河流在黑黑的土地上弯曲着流淌，浅绿的麦穗在风里吃力地抬起头又垂下。风如马队一排排踏过麦田，留下凹凸不平的麦浪的坑。鸟儿全藏了起来，站在某一片树叶下面等待雨歇。远处的灰云缓缓下沉，仿佛低于地平线。一部分没有抱团的云散开了，在河面薄薄地飘荡。雨在俯冲，无数雨滴撞在别的雨上，碎成新雨接着俯冲。雨落得太快，没办法在人的视网膜上成像。如果人眼达到鸟眼的分辨率，雨是一颗颗亮晶晶的圆球在空中飞。雨并非在“下”，而在风的推动下飞行。如果光线充足，雨滴像水银的颗粒向地面灌注。雨滴在飞行中保持流线的形态，圆脑袋，有一个小尾巴。如果分辨率更高，可看出雨滴在空气中拉成片儿，又聚合一体。雨滴在风里动荡、摇摆。雨跟雨汇合，又被风吹散。雨像梳子，像条帚，像大片的水被筛成小水滴。雨往大地俯冲，在风和其他雨滴的推动撞击下一点点接近大地。大地在雨的视野里越发清晰。雨滴将要降临地面，它们看到树林张开枝叶的手臂拥抱雨。树的面孔挂满雨滴，雨滴从树叶流到树桩再顺树干流到地面。这些水流的流淌声被雨树叶上的沙沙声所

分的水分与毫不犹豫，是不断修改。雨从开始下到结束一直没停止在玻璃上修改它的画。雨用第二笔覆盖第一笔，然后用第三笔覆盖第二笔。雨不想让人看清楚它刚才在画什么。作为艺术家的雨，除了笔触，不懂其它。如果你跟它讲构图，它会说构图都是由上而下的直线，线条像木梳齿一样，像垂下的手指一样，像雨一样。另外一些雨不搞艺术，它们比较务实。这些雨从天空看到我所居住这间房子，看到房子上的窗子。它们要进屋转一转，看看屋里的摆设，到沙发上坐一下，到床上躺一会儿。它们从空中冲下来，瞄准了窗子但被玻璃挡住，流行的话叫被截访。雨不知道什么叫玻璃，它们视玻璃为无物。当大批的雨滴冲到玻璃上流淌化为水流时，更多的雨冲过来。雨也很倔，它们又被挡住，从窗台滑下。雨认为这是不够猛烈的结果，继续冲击窗子，玻璃发出“噼啪啪嗒”的声响。所有的雨到底也没弄懂什么叫“玻璃”，它们只觉得那扇窗户是一个怪物。它们发现，许许多多的窗台都是怪物，雨水进不去那里的屋子。从云朵里冲出来的雨滴在天空遇到了无数同伴。它们冲进风里，朝大地飞行。湿淋淋的大地一派苍郁，浑浊泛白

遮蔽。树张开手臂，企图把所有的雨水都抱过来，把自己变成漏斗，让雨水流到根上。雨飘在河流的上空，河水下面的泥沙在水面翻滚。没有哪条河流在下雨时是清澈的。雨滴的脚步刚刚踏上水面，就被河水放大为圆圈儿。圆圈儿似乎可以放得无限大，但被别的圆圈儿顶破。对河来说，下雨如同天上撒铜钱，圆圆的铜钱一瞬间沉入河底。即使下雨，河水也没停止流淌，其实它可以停下来避一避雨，雨增加了它们奔流体的体积。下在河里的雨如同下在传送带上，河把这些雨水带到没下雨的地方。雨把乡村的路变得泥泞，被风刮断的树枝躺在草里。所有的野花都低下了头。被雨水打乱的花瓣贴在背上，如浇湿的衣领。脚步敏捷的雨滴准确地落在电线上，有的雨滴直接落进下水道并盖的圆孔，有雨让旗帜贴近了旗杆。往屋子里冲锋的雨依然被玻璃挡回来，它们还没来得及摸一下玻璃就掉在窗台上。雨集合更多人马往屋里冲，到沙发上坐一坐，到床上躺一躺，但全体从玻璃上垂直落下。从屋里往外看，雨像壁虎一样趴在玻璃上，如一幅画，朦胧的树像在雨里行走。

非常文青

父亲的油葵

□ 伊尹

父亲从哈巴河回来之后，决定有朝一日自己种一片葵花林出来。哈巴河那片油葵林的气势，一直震撼着他的心，父亲的头不算矮，可当他穿行在哈巴河的油葵林里，他仿佛进入一个巨大的花园，油葵们实在太高，让他有种顿时矮小的错觉。那天是正午，肥大茁壮的花盘们仰脸面向太阳，没有一株油葵注意到父亲的到来，微风拂在油葵的身上，巨大的叶子们摩擦着，发出簌簌的声响，这声响似乎无边无际，向天际蔓延着，父亲顿时有种再也走不出去的恐慌，这片油葵是谁种下的？他怎么管理与指挥这庞大无边又目中无人的油葵们，问题在父亲心里无助地盘旋，找不着一个落脚点。

不过后来父亲还是走出了那片油葵林，天那么蓝，云那么白，油葵们燃烧着它们的金黄，看一眼，人的心跟着恍惚，那是一种气势，油葵们的气势，令人臣服。父亲一直对那片油葵们念念不忘。第二年，父亲找来了油葵的种子，就是瓜子，大个头的瓜子，父亲将瓜子们播种在院子里的泥土中，它们不负期待地成长，出苗，长高，结出花蕾，它们嗖嗖地成长，长势之快，似乎能够听到它们成长的声音，才隔了几天啊，它们就不再是我脚下的小苗，它们长到我的小腿处，又长到我的腰部。有一天清晨，我发现它们超过了我的身高。它们长疯了，得意忘形，它们是一群不听指挥的家伙，只按自己的想法去成长，于是院子不再是我家的院子，是油葵们的院子，它们超出了院墙的高度，它们可以蔑视院子之外的风景，隔壁人家的院子里种着豆角与番茄，我家油葵不屑地望着它们，成长的同时，它们不忘蓄满绽放的力量。有一天，我发现一株高大的油葵开花了，它面向太阳，笑得真诚又灿烂！它也会屈服，它屈服太阳！它们成批成成片地开花，母亲去院子外面喊我回家吃饭，她要从油葵的林子中穿行而出，油葵肥阔的叶伸到路上，路本来就小，父亲又没想到它们长大后会长长得这般恣意妄为，因此道窄难行。当花盆结满了饱满的瓜子，它们才不再将甜美的笑奉献给太阳，它们垂下曾经骄傲的脑袋，变得谦逊有礼，鸟儿是丰收的先知，它们成群结队飞来，双爪勾在花盆边缘，啄食花盆中的瓜子吃，父亲笑眯眯地站在院子里看鸟儿啄食瓜子，从不驱赶它们，一个人的丰收有什么意思呢，鸟儿在一起开心才是丰收嘛。于是人家种向日葵都收获了瓜子，我家收获了一堆向日葵的秆，秋天到来的时候，清理那些粗壮的秆成为很麻烦的事。父亲才不嫌麻烦，他是油葵们的牧者，他采撷的是它们欣欣向荣的快乐。



□ 老四



后必定有出息的好孩子的脸。19岁时，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挫折，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为珍珠泉畔的白云楼写了一篇作文，引起轰动，名声赛过韩寒。山东按察使焦遂眼睛为之一亮，破例接见了，并推荐他做了东平教育局局长。要注意，不是免试上大学，而是直接做局长。他目的明确，一生为官。对于自己所在的朝廷，他也有着天然的依从感。我想起他的老乡，同为历城人的辛弃疾，辛氏出生的那一年，金国已统治山东13年了，年轻时受的辛弃疾，同样对金国有着天然的依从感，他还去过北京考试，只不过没考上。当然，那时候的辛弃疾还有一个南宋可以投奔，比他小130岁的张养浩，放眼四海只有大元。官当久了，自然生出疲乏。50岁之后，他辞官归故里，专心营造他的云庄。此后8年间，朝廷7次召他去做官，他都没有答应。有人说这体现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的气节，气节不气节不知道，他可能真的不想做官了。原因很简单，他家里有钱。他的云庄有多大？按照现在的观点，至少超过十个顶级别墅。云庄有梨、杏、桃、柿，是其祖父张山所植。张养浩把这个树林命名为“雪香林”，林边建禅然亭，亭前有云锦池，亭东有处士庵，云庄正厅则取名“遂闲堂”。他写了一篇《云庄记》，其中

山东姑娘实在好

□ 魏新

让南方人想起来就恐怖，那边噢哟噢哟地感叹，这边却吭哧吭哧地照吃不误。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了山东姑娘的光芒夺目。笼统点说，山东姑娘有“三大纪律”：举止大方，心胸大气，做事大气；与她们交往，需“八项注意”：你对她好她会玩命对你好，你对她不好她会对你玩命，没看好别乱说，没想好别乱说，说好了就别反悔，反悔了就别后悔，后悔了就打落门牙自己咽下去，再拉出来。沿着具体地域的脉络去看山东、鲁西南的姑娘最泼辣。那里民风剽悍，男人好斗，女人好美，姑娘们在外给足男人面子，在家把男人收拾得妥帖，关键时刻，还能大义凛然出来，为男人背黑锅，一路往东北，数胶东姑娘最贤惠，勤劳持家名声在外，胶东姑娘的美丽也脱颖而出。如今的演艺圈里，范冰冰、陈好都是胶东人；当年的盖丽丽、宋佳也是女神级的胶东姑娘；林青霞的祖籍也属胶东；胶东还出了倪萍大姐和鞠萍阿姨这样的主持人，有这么多姑娘为胶

东代言，胶东姑娘美得不由分说。在山东中部，济南作为省会，姑娘更显大气，出来的明星也更有国际范儿。比如济南土生土长的巩俐，光是笑起来的小虎牙，便迷倒多少江湖好汉。当年山师的宋遂良教授曾提议，在泉城路为其塑像，引来一片争议。此事最终成了一个遗憾，每次我走过熙攘的泉城路，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雕像，觉得实在挑不出一个，能比巩俐的小虎牙好看。女人是水做的，济南女人的材质则是泉水。许多泉名，都可用来形容济南姑娘。形容外表美丽，可用珍珠、玛瑙；品质优良可用贤清、净明；性格乐观可用无忧、金线……济南的泉水清又纯，济南的姑娘暖人心，用泉水去形容济南姑娘，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济南的泉水之中，到处都是姑娘们美丽的倒影，让人怦然心动。难怪，琼瑶阿姨要让乾隆在济南邂逅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泉水之中，趵突泉天下第一。济南姑娘性格中，“趵突”是与生俱来的爽朗，因此，

流年碎笔



想走进屋里来的雨水被玻璃挡在外面，它们把手按在玻璃上，没等看清屋里的情形，身体已经滑下。更多的雨从它们头顶降落又滑下，好像一队攀登城堡的兵士从城头被推下来。落雨的玻璃如同一幅画——如果窗外有青山，有一片不太高的杨树或被雨淋湿的干草垛，雨借着玻璃修改了这些画面，线条消失了，变成色块，成为法国画家修拉的笔触。杨树在雨水的玻璃里变得模糊，模糊才好。它们的枝叶不再向上生长，而化为绿色的草窝。雨水仿佛要劈开这些树，树们用尽气力复原，最后变成草草涂抹的油画的草稿。在我的窗外，高挑的蒙古栎树的树冠被雨水修改成一朵挂在木杆上风吹不走的绿云，它竭力往地上甩掉雨水。它并不知道，雨水是甩不掉的，就像被雨水淋湿的衣服怎么拧也拧不干。隔着雨水的玻璃看，脚下蔷薇花的树墙仿佛在跳跃。雨水像擦黑板一样擦掉一朵朵蔷薇花，雨水刚淌下去，花又冒出头来。我才知道，雨在玻璃上爬上爬下，是为了重新画一幅蒙古栎树和蔷薇花的画。雨见到修拉的画之后认为这才是画。雨觉得绘画的要素有三个，第一个是笔触，第二个和第三个要素是笔触与笔触。笔触是充



大家讲坛

好孩子也能写好诗

700多年后，一群小学生站在当年云庄旧址上，齐声朗诵名为《我爱云庄好》的组诗。童声朗朗，别有一种情趣：

我爱云庄好，溪流转玉虹。惊飙荷青白，残照鸟身红。远意微茫外，真欢放浪中。终身能若此，甘作灌园翁。——完美，诗意盎然，历史云庄与现实云庄合二为一，进入我的梦里。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中，云庄可与王维的辋川别墅媲美。园子的主人是张养浩，云庄这个名字，取自他的“微信号”。

唐诗宋词元曲，单纯从情感而言，唐诗立于诗歌之巅，一谈起大唐气象，人们便有种油然的霸气，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唐作为汉文化的高峰，足以让人自豪；宋词虽柔弱，两宋二百年，文人地位之高却令后世羡慕不已，那同样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时代。至于元曲，虽自成一体，但那个异族统治的朝代，令无数“皇汉主义者”切齿痛恨，可原諒者，无非元初之文天祥，元末之刘福通朱元璋等反叛者。其余数量庞大的文人，有两种结局，为官者是汉奸，不做官的如关汉卿也是生活无着，可怜至极。

张养浩就是所谓的“汉奸”。元朝近百年，汉人居高位者，张养浩算是典型代表，曾高居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等职，可谓显赫一时。他身居元曲七大家还是散曲三大家，张氏的官员身份，显然对其后世的文学影响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他在当时的文学地位总是不能在后世得到与其地位匹配的扩散。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成为反张者挂在嘴边的顺口溜，不说他了，清诗又如何？王渔洋、刘媿、龚自珍又如何？在众多汉族主义者看来，不也一帮甘愿仕伪朝的败类？

张养浩9岁那年，十万人填海自尽的崖山海战爆发，自此之后，汉民族暂时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在其出生之前36年，其所在的北方已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终张养浩一生，他都是生活在元人政权的范围内。

十几岁时，他发奋读书，昼夜不息，父母担心他读书读傻了，不断制止他，他就晚上偷偷读。有如现在的五道杠少年，从小就是学霸，长了一张大大

辣笔小新



大若重庆，小如米脂，中国有许多出美女的著名地点。按区域划分，江南美女在众人印象中定是排第一，实际上这占了环境的大便宜。近水者美，空气清新，伸手摘片树叶，贴脸上都能当面膜；随便掐朵花瓣，含嘴里便可润唇。比如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生在浙江诸暨，常流于水上，首就不算能沉鱼也没那么方便。再就是方言优势，吴侬软语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是好听，还能充分展示唇红齿白，不像北方话那么难懂。江南美女给人留下这么好的印象，倒也难怪。外地人说起山东，总觉得这里和美女无关。一片充满雄性荷尔蒙的土地，泰山矗立，圣道尊严，正气与匪气交织，战马与响马同在。有美女，也是压寨夫人范儿，再搞不好就是孙二娘，清一色野蛮女友。这确实也正常，全智贤是首尔人，从纬度上和山东胶东平行，虽隔着海，气候基本相仿。对女人来说，山东话也只能减分。舌头根儿发硬，一听就让人想起快书，想起景阳冈上的老虎，再加上山东人喜食生葱生蒜，

圆于一种形式，有时让人难以分辨出好坏，比如诗歌的抑韵，修辞，对仗都非常完美，内容却空洞乏味，这个时候，文学就要革命了，文学必须把旧的形式整个打破。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章回体小说，一路走来，都在不停地打破陈腐的套路，寻找能让我们们的真性情推动自己表达感情的所有力量，而不是变成一个很外在的形式。

然而，尼采说过，人类的共性是倾向懒惰。天天小学时一直用一个比喻句，天上的白云像羊群一样，还反驳我，考试才不会错。是没错，可是，这么懒的孩子，老师应该很抓狂吧。或者说，真正创造性文学在考试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也很难真正发挥出来。

对于写作者而言，同样存在着惯性的说法。懒惰的思维，不发展的才情，使得每个应当是一次性奇迹的作品沦为无用的陈词滥调，这是一个写作者未能成功克服和超越过往的自己，却又未能遏制住写作冲动的失败表现。

长此以往，即使是最迟钝的读者也能觉察出这种重复背后的乏味，此时写作者失去的不光是读者，他也把创作的魅力通通牺牲掉了。

作家张炜说过，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必须是个体生命的创造，仅仅是“这一个”生命的创造，而这种创造不会与其他任何生命达成妥协，不寻找任何表达上的平均值和最大公约数。所以它才是不可重复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

编辑手记



险。拌窝子有用香油，还有用酒的。质量高低，口感有很大的不同，有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和米香型等，还有曲酒和白干等种类。

小诸葛沉醉在自己的发现中，牢记这个经验，只吃窝子不吃虫，也不吃露着金属把的面团，还把经验告诉孩儿们。当然，也有顽皮的孩子不听话，有被钓上去，有的没有，还把缴获品献给它。它们吃白食不是运气好，而是个小嘴小，钩子钩不到它们。于是，它就教唆小鱼们从边上啃，千万不要一口吞下去。

渐渐地，吃出了门道也喝上了瘾，对于酒，甚至一口就能尝出哪是茅台，哪是五粮液。凡是用了它们做窝子的一定也衣服鲜亮，器宇不凡，想必是人间的大官。

于是，小诸葛就带着孩儿们日日在这里尽情地吃喝享受，米面来得太容易，酒后那种微微头晕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与人斗，其乐无穷，小诸葛在与钓者的斗法斗智中得到无穷欢乐。

有时它就想：钓鱼钓鱼，好像你在钓我们，难道我们没在钓你？钓你的欲望、钓你的时光。

转眼间，小诸葛长到了5岁，体重也超过了3斤，已是鲫鱼中的寿者和巨无霸。它经常听到上面有人抱怨：“怎么浮子老动，就是钓不上来。”“肯定有大鱼，你看它搅动水花，吐出的气泡多大？”有些人不解气，会用网来打。对付渔网，小诸葛更有经验：只要一头扎到淤泥里，任是过千层，对咱也无奈。

小诸葛开始和人类捣蛋，有时故意用尾巴扫一下鱼线，有时甚至发动虾米群而咬之。看到鱼线被一次次提起，一次次落空，上面的人发出愤怒的咒骂，它就发来自内心的开怀大笑：“逗你玩儿，气死你！”

这天，天空照样明媚，水体依旧清澈。小诸葛又带着孩儿们去钓鱼嬉戏。情况没什么异常，一段段红虫或面团安静地躺在水底，一个个鱼漂半浮半沉直立在水面。小诸葛先用尾巴扫了其中一根鱼线，意即：我来了，一天的游戏又要开始。突然，肚皮一疼，顷刻就被拉出了水面。它想：我没吃鱼饵啊？一个抄子抄走了它去，它看见扎在自己身上的一组集束锚钩。它们不用等咬线，浮子一动就拉竿，钩住哪算哪。

于是，不由地破口大骂：“这是他妈钓鱼吗！”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日历上显示：寂寂静，聂鲁达诞辰(1904-1973)，还印有他让人醉不已的诗句：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远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

有评论说，聂鲁达同时拥有睁开和闭上的眼睛。他以一种奇异的、幻想的和日常的方式看待现实。

这样的看待方式下，流露出的诗句如同波浪，忽远忽近地涌来，却形象可见。

“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如同和好像一样，都是拿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来说明事物的特质，来传达内心的情感。尽管形象化的比喻有时也可能歪曲了我们的意思，但更可能因此产生出诗意的表达。

聪明的写作者，知道尽量在文字中不使用习惯了的比喻，尤其诗歌，尽量不用成语。因为陈旧的比喻丝毫不会产生新鲜的生动，而创新的比喻大为不同。无论如何，一个天才的比喻，在于发现比喻和被比喻之间的那种奇妙的关系。

今天写一句我真想念你，比“音容宛在”更加动人，因为“音容宛在”变成了一个形式，它原来曾是一个了不起的句子——声音容貌好像还在，古人写这个挽联是非常动人的，可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惯性，每一个人死了都可以写“音容宛在”，就变成了没有感情的东西，所以说文学为什么要不不断地更新，因为文字会死亡。今天，你当然可以说，为什么他走了那么久，但是声音和容貌好像还在，这又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文学。



小说世情

聪明鱼

□ 徐宁

它是一条鲫鱼。乍看，混然于众鱼，仔细端详，却有不可寻常的地方：隆准而龙颜。隆准其实就是高鼻梁。妈妈说，它是鲫鱼和水蛇混生的，因此就有了龙像。

它是自有鱼类以来最聪明的一条，智力可以和人类媲美，因此就有了小诸葛的绰号。最大的特别点是能识破人类的伎俩，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小诸葛生活在一处湖泊的水草丛中，这里远离尘世、空寥恬静，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也是人类休闲垂钓的绝妙所在。小诸葛在这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也学会了各种本领和生活常识。

有件事，别的鱼都熟视无睹，小诸葛却时常感到莫名其妙：本来玩得好好的，就见一个个肚皮一亮，纵身一跃，从此以后就再没了踪影。它们到哪去了？莫非升仙了？据说，甬管什么鱼，只要跳过了龙门，就会羽化为龙，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即使是人，也要图腾它们为神灵和祖先，就幻想：什么时候也轮到我呢？

直到有一天，小诸葛亲身经历了一次，才知道，不是升仙，而是被人类钓走了，然后就变成了他们的吃食。那天，小诸葛先是在水底发现一段蠕动的红虫，颜色鲜艳，香气扑鼻，简直就是美食中的佛跳墙，任是神仙也动心。小诸葛刚把它含在嘴里，准备摆尾离去时，就觉上唇一疼，身子急劇上升，然后离开了水面，看到了光华耀耀的太阳，还看到一个两腿巨怪手提竿子空中上挑。侥幸的是，它仅在空中挣扎了一下，鹞子翻身般回到了水底。周围水体泛红，上唇出奇地痛。原来是嘴豁了，也幸亏嘴豁了。

怎么就被钩住嘴上去了？等再有了红虫，小诸葛就开始研究其中的古怪。有次偶然用尾巴扫了一下上方，发现红虫也跟着动，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红虫上方有一根透明、肉眼看不见的线，钩子就穿在红虫的体内。由此它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掉了肯定是陷阱。虽然不敢吃了，还是抵制不了美味的诱惑，经常在红虫旁徘徊，又发现周围洒满小米、麸子或糟糠。后来接近水面听人说话，知道这叫“窝子”，它上面没线也没钩，是专来散发气味引鱼儿们聚集的，吃它们没有危